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八

宋 衛湜 撰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鄭氏曰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

人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孔氏曰引詩大雅烝民之篇此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以明行仁者少也

横渠張氏曰仁道至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為仁如

九德德多者益賢又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葢責己一身當然爾

藍田吕氏曰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為難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此亦以數而言仁也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後已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聖人之

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不以世莫之助而不為故曰惟仲山甫舉之　又曰有已則喪其為仁矣天下非吾體忘已則反得吾仁天下為一人故克己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仁者歟安仁者以天下為一人而已

嚴陵方氏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勝言勝其任致言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其言正與此合儒行言温良之本敬慎之地寛裕之作孫接之能禮節之節言談之文歌樂之和分散之施其用雖不同至於本乎仁則一也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之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庶人之保四體其位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孔子言郊社之於鬼神嘗禘之於昭穆饋奠之於死喪射鄉之於鄉黨食饗之於賓客其禮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玆非取數之多乎以其數之多

此勉於仁者所以為難也上言以義則知下言以人者仁也下言以人則知上言以義者已也以已所能而度人則天下無全人故曰則難為人以仁之術而望人則不求備於人故曰則賢者可知所謂賢者賢於人也與其賢於其猶賢乎已之賢同則彼善於此而已若夫以義度人彼雖有善於此固不足以知之矣此言以人望人中庸言以人治人何也治人者存乎政望人者存乎心言雖不同所以為仁之術則一

而已中心安仁即仁者安仁也與前所言義同

馬氏曰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而云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何也此言有抑揚之理也蓋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之仁在我也在我者易以勉自其仁之成名而言之唯中心安仁者能之則是勉於仁者蓋亦難矣

石林葉氏曰修身以仁為守其譬則器也用為已任

則器重行已以仁為達其譬則道也死而後已則其道遠雖重而莫能勝也亦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雖遠而莫能致也亦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人盡仁道則取數常多也勉於仁者為難亦非難也君子以其難故不以義度人以其不難故以人望人義則能斷斷以義則責人也詳人則中人而已矣以中人待天下則責人也略唯其詳略不同故賢者可知

延平周氏曰已以義而度人則雖曰公也然天下之

人才常患乎不足故曰難為人以中人而望人則雖曰恕也然天下之人有善有否者亦無以逃於我故曰賢者可知已矣中心安仁者由仁而行非行仁者也此天下所以一人而止

四明沈氏曰聖人恐天下以仁為有限量故使之雖沒身不可已器雖重未有不可舉道雖遠未有不可致言重不言重多少言遠不言遠多少此正聖人不欲以仁之定體示人欲使人孜孜不已也若説仁之

定體在是雖重雖遠未有不可舉而行者纔到彼則

執仁在是更不進步矣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此曾子之見爾故說仁有限量已字

任字可見聖人見仁所以異於曾子

金華應氏曰前言仁之重且遠而不可以全責故以

人望人隨其力量所至又恐人自恕望望然以仁為

不可企及故又總叙而勸勉之安仁者雖獨立無倚

然德本甚輕人自鮮舉幸有能舉者當衆圖而共助

仰高勤行終其身而後已是其望於人者無已不容有自恕之心也

山陰陸氏曰以義度人若春秋是已齊桓晉文皆罪人也以諸侯望之可謂賢矣故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新安朱氏曰儀度也言我於是而謀度其人舉之者惟仲山甫而已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

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鄭氏曰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中道而廢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易辭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為甚矣唯聖人無過

孔氏曰引小雅車舝刺幽王之詩言修德如高山則

人瞻仰之有景明之行則人仰行之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後世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徳如此之甚也好仁之甚鄉仁道而行力罷極而始休廢於中道忘巳身之衰老不覺知年數之不足猶行仁不止俛俛焉勤勞每日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後巳也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謂天下衆人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仁者有過易可以言

辭解說以仁是善行也

橫渠張氏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夭壽不貳也仁則不極其欲故爲者難成仁所以難成止是恐各害其嗜好故惡聞義理如管仲之於齊桓公可謂不失其所好矣其終也幾不得保其首領　又曰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莫善乎寡欲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藍田呂氏曰不以高矣美矣爲不可跂及而不勉故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所以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孳孳斃而後已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謂力不足者非不為也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此皆自待全盡之謂也君子之待人以人望人而已心誠鄉仁莫不取之又為之勸勉愧恥鑠之於外以移之此仁之所以不難成也仁者之心公衆人之心私公則所好者兼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鄉仁雖有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

辨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新安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行如字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高山出雲雨故澤加於民民賴而仰之景行當於道故德加於民儆而行之詩人思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非好仁者疇或能之忘身之老者即所謂不知老之將至是也斃而後已者即所謂死而後已是也自人言之則好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

難成歟茍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昭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為君親而有過此其所為易辭歟

延平周氏曰仁人之所好常過乎忠厚而不仁者之所好常過乎刻薄故仁之所以難成也以天下皆失其所好也唯仁者之所好獨過乎忠厚故其過為易辭也

馬氏曰山之高不可不仰行之景不可不行小人之過也必文又從而為之辭唯仁者之過未嘗辭而云易以辭者葢言其理也

山陰陸氏曰若今汝畫是畫非廢也人人失其所好言人所好不在仁也仁之所以難成也

廬陵胡氏曰以仁為難成而好之不篤故曰失其所好謂失其本心也仁人之過易辭者辭猶違也謂有不善則知避之

臨邛魏氏曰是章自仁有數而下以文王有聲之亂為數世之仁以谷風之三為終身之仁於大雅取德輶如毛之詩於小雅取高山仰止之詩而繼之以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嗚呼古之為詩者大抵若此春秋卿大夫之所賦荅洙泗諸弟子之所講問子思孟軻之所諷道豈必盡同而亦未嘗相戾也二五之運窮古今越宇宙如一日雖千載殊時五方異感而其

本則一故惟理明義精則聲入而心通氣感而機悟所謂興觀羣怨隨遇有發豈必言自己出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後之經生學士有耳目肺腸不能以自用弃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故訓之末師傳未泯則猶有同異相較迨三家不傳而毛鄭孤立則耳目肺腸又一惟鄭之聽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之騑騑雝雝蓋有見賢思齊不宥自已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亦曰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意也必惟毛鄭之聽以爲疾褱如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甚固矣乎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鄭氏曰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

孔氏曰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

近仁言語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所引詩大雅抑之篇結上文恭近禮也

藍田呂氏曰恭儉信未足以為仁而仁者之資也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於已又以敬讓行之鄉乎仁矣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過寡矣近乎情則不忘於欺斯可信矣不奪仁則知足斯易容矣

如是而失之者鮮矣可與進於德矣故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馬氏曰恭則不侮人不侮人者禮也未盡禮之道故恭近禮儉則不奪人不奪人者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儉近仁信則不欺於物不欺於物者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近情情猶言實也中以恭儉信為守而行之以敬讓故此雖有過其不甚矣恭而不與物競故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以其虛也有其實則可信儉

則寡於欲而易以處故易容

延平周氏曰情實也恭先之儉次之而信終之者恭儉待信而後成也以情閒於恭儉者恭儉以信為主

山陰陸氏曰恭不近禮則足儉不近仁則鄙信不近情則偽情可信若柯之盟伐原徙木之信豈可信也哉以此失之如此猶不能無失也

講義曰夫不侮人以為恭不奪人以為儉不欺人以為信皆行之美者也然猶不自以為美而敬以行之

不敢怠惰遜以行之不敢陵暴冝其可立於無過之地矣然有時而未免於過者或過於恭而有巽在牀下之譏或過於儉而有儉不中禮之制或過於信而無信近於義之美雖曰有過必不為已甚者其視夫驕矜奢侈言詐之徒則有間矣考之於易曰行過乎恭用過乎儉所以著於小過議獄緩死所以著於中孚說者以為信發於中雖過可亮者歟

嚴陵方氏曰夫得則為當失則為過過之不甚由其

失之解而已故始言過而終又言失焉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鄭氏曰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人愧人謂罪咎之聖人之制行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

及者愧恥其言乃行也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

孔氏曰君子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不能則為困病若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人不能則以為愧恥故不以人所不能困人亦仁者之行也朋友以極之謂相勸勵以極致於道也自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也引小雅何人

斯蘇公刺暴公之詩

藍田吕氏曰人失其所好此人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故曰唯君子能之君子固賢於衆人矣君子之所能衆人必有不能者矣使衆人傚已之所能則病矣使衆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此曾子之所能也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此衆人之所能也故喪以三日爲節則不取乎七日此所謂不制以已也唯不制乎已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此人也知所尚矣非特此也凡可以外鑠者無不用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其容貌必稱其志其衣服必稱其容衣服如是之備則容貌必移而稱其衣容貌如是之文中心必有其實朋友者切磋相成至於極而後已則一道德以同

俗矣蓋修其外則知愧于人修其内則知畏于天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嚴陵方氏曰上言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此又曰使民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蓋人之所不能者非中道故也文之則以飾其質移之則以改其容極之則以致於道

馬氏曰仁所以難成者以人人失其所好唯君子先得我心之所同而不失其所好君子獨得我心之所

同則至於難繼故君子已雖能不以巳之能者病人人雖不能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制行不以巳民之賢者有所勸勉不肖者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言從而行之此行不違言之意也自禮以節之至欲民之有壹者此言聖人制行不以巳之法也夫不足則儉有餘則侈人之常情也故有禮以節之僭驕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乎故有由中之信以結之此所以正於內又不可不文於外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

之然外不可以不資之以友故朋友以極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也聖人之教人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引詩之辭以況之詩之意非如此蓋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山陰陸氏曰病人不能愧人能之人則能之而已不能雖愧於人可也勸勉愧恥以行其言者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衣服以移之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

褻昵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是之謂移若夫極之之道則是在朋友故曰責善朋友之道也道而弗牽開而弗達師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君子不以所能病於人不以所不能愧人要之成人道而已故易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知周乎萬物者極高明也道濟乎天下者道中庸也極高明則已之所能人有所不能道中庸則能者知所勸勉不能者知所愧恥此人道所以成也然非

禮則中庸無以立非信則言有時而窮故禮以節之信以結之然後人知恥有其德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正德以禮而人無恠行矣修辭以信而人無異言矣然而容貌不飾則行或至於恠衣服不禁則言或至於異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而後人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此民所以不貳其行而道德所以一也人未有不須友以成故以處其終禮者君子小人所共由故以處其始子思

言中庸而繼之以崇禮周官本俗安萬民而繼之以

聯朋友亦此意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不以一巳之所能而使天下之人

以其難及為病亦不以衆人之所不能而使天下之

人以其難及為愧是以立乎中道而使能者皆得以

從之禮以節之所以壹其情信以結之所以壹其心

容貌以文之所以壹其體衣服以移之所以壹其俗

朋友以極之所以壹其道

橫渠張氏曰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

講義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而仁之難成久矣者何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明如是則仁之難成非但今也唯君子能之者葢一出於中而已一出於中則已能者不責人以其所難而使之病人所不能者不强人以其所短而使之愧此君子之中庸推而上之聖人應世立教何以異此是以其制行也

必以中道與衆共由使人有所勸勉則欲罷不能者有矣有所愧恥則恥不若人者有矣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所以時人斯其為皇之極也先王盛時人心既定而谷風俗薄之變不作則所以壹民者蓋著矣後世用民不壹鳲鳩所以刺時民德歸壹都人士所以思古

金華應氏曰仁道深遠無窮而人之氣稟薄弱有限苦其難而茫無所尚則懈矣是五者輔導而夾持之

則趨嚮歸壹而善心純固縱其有所懈怠自無愧畏而欲為惡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言天人之理昭布森列甚可愧而畏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

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鄭氏曰遂其辭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鵜鶘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服為德

孔氏曰實猶充也所引詩曹風候人刺曹共公也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彼記記語辭也

藍田呂氏曰此皆修其外以移其內率法而強之者也及其成也知畏於天則與中心憯怛者一也鵜胡

善居污澤之中捕魚以為食者也不濡其翼則不得食梁者魚梁也人之所以捕魚者也鵜之求食不之澤而之梁無濡翼之勞坐得其食如人之無德無功而受顯服者也故服之不稱其德異乎鵜者未之有也

延平周氏曰服其服而能文以君子之容者然後可以服先王之法服有其容而又文以君子之辭者然後可以守先王之法言遂其辭而能實以君子之德

者然後可以行先王之德行衰絰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胄有不可辱之色君子不失色於人如此

嚴陵方氏曰無其容則不足以稱其服無其辭則不足以道其容無其德則不足以副其辭無其行則不足以成其德此四者皆君子之所恥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則德成乎行可知衰者齊衰斬衰絰者首絰腰絰是皆喪服也端者玄端之類冕者袞冕之類皆祭服也甲以被體胄以加首皆兵

服也

馬氏曰上言衣服以移之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蓋人之所以為人在於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服備然後可以責此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其德故遂其辭又實以君子之德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傳曰德行忠信裏也威儀文辭表也君子之於表裏唯其稱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君子之於喪無不哀非特哀絰而後有哀色於事無不敬非特端冕而後有敬色於身未嘗可辱非特甲胄而後有不可辱之色其所以制為之服者道中庸也故自服其服而下皆稱君子然則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皆中庸之事而衣服乃為之始終何也蓋道德之所以一者未嘗不在於衣服王制識異服周官同衣服皆在於此故以成始亦以成終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鄭氏曰言無事而居位食禄是不義而富且貴

孔氏曰自此至便人一節明天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地下庇四方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

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得以事上帝

金華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唯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所謂絜矩之道乎故天子竭力致敬以尊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事乎天子長樂劉氏曰下之事上賤之事貴當有實行乃稱其宜故曰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謂有

實功實德以極天下之宜以盡生民之性乃謂之義非徒然也

馬氏曰君子之所謂義者事之制而制之得其宜之謂也有宜於貴必有宜於賤故古之人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凡以此也天子使諸侯勤以輔上在我必先自盡然後可以責此故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夫以天子之尊非不足於耕也蓋身致其誠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故諸侯以輔

事天子亦有嚴上之禮也

延平周氏曰禮有經則貴賤莫得同義有權則時或同之此天子所以有親耕也以天子而親耕則天下之民莫不樂於耕而不自知也及用其親耕之粢盛秬鬯以事於上帝則天下之諸侯莫不輔事於上而不自知也

講義曰以義制事楊子曰事得其宜之謂義凡言義者未有不見之於事凡言事者未有不歸之於義是

以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之所謂義也以君臣之義言之天子親耕耤田為粢盛以充簠簋為秬鬯以寳尊彝周禮言凡祀大神則大宗伯奉玉齍涖玉鬯則天子之事上帝固有粢盛秬鬯矣天子之所以自致者如此為諸侯者所以竭勤勞駿奔走患則扞之愾則敵之朝以圖事宗以陳謨覲以比功遇以協慮制度衣服不敢不正山川神祇不敢不舉宗廟不敢不順禮樂不敢不從其摯有等其貢有常此諸侯

勤以輔事天子之實也然則天子所以事上帝即諸
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嚴陵方氏曰司尊彝言大旅存之而已則不祼可知
若王制詩書所言秬鬯則亦鬱鬯而已蓋鬱亦以秬
為本每言圭瓚以此
山陰陸氏曰天地大神不祼此言秬鬯者是陳之而
已蓋禮之敬文也其他祭祀蓋亦如此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自謂便人一章言君子之義以

仁禮事上以仁禮使下事上者不可以不事事使下者不可以不自治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雖天子必有事焉况於諸侯乎所謂義者不可以不事事故也名之浮於行則失實失實者身且不信何以使民故先王制行以謚死尊死者之名而易之雖身兼數善猶取一善而名之如文王非無武武王非無文止取其一以為謚唯恐名浮於行以欺於民此使下不可以不自治者也仁者忌已

以與天下共者也其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故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而已此忘已而事上者也其使下者雖有庇民之大德亦不敢以君道自有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下賢而已此忘已而使下者也有大德者易於忘已而使下難於忘已而事上非舜禹文王周公不足以當之故曰仁之厚也役用也恭者不侮儉者不奪忘已而與天下共者也推是心也求

以用仁其近之矣信者不敢讓者不争篤實而卑遜非先王之德行而不行也推是心也求以用禮其無過矣君子之事上也以仁與禮其使下也亦以仁與禮而已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者儉也有信存焉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者讓也有恭存焉故以仁禮事其上者主於儉與讓而信恭存焉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者信也有儉存焉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

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者恭也有讓存焉故以仁禮使其下者主於信與恭而儉讓存焉故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交相為用而不可亂也以此事上受天之命矣以此使下民之攸歸矣天命難諶者也得不得猶不敢知而聽之又不敢以事而易其志則又仁之厚矣民情易見者也民所以敬尊於我有可致之道故也此使下之報所以異於事上之報天人之勢不同也以仁禮事上莫如舜禹文王周公

以仁禮使下莫如后稷舜之事堯禹之事舜皆將以
天下而授之而舜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
于大麓禹思日孜孜啟呱呱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皆
度修臣職不敢懈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
殷周公攝政七年而復子明辟四聖人者皆有君民
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得乎仁禮之至者也小心柔
道也以柔道事上鮮不獲福猶葛藟之施於條枚以
柔而附上上無有不受也后稷之敎民稼穡無此疆

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其為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以為功自謂便習是事之人而已利及天下後世仁也唯欲行之浮於名禮也與夫有君民之大徳有事君之小心者易地皆然此使下得乎仁禮之至者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徳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

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為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言不易道徼祿利也豈樂也弟易也言樂易

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
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昭明也上帝天也
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
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孔氏曰君子既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是
其心仁厚故恭敬節儉以求爲仁信實退讓以求爲
禮不問利祿得之與失恒行其是不苟易其道也莫
莫葛藟此大雅旱麓美文王之詩舜禹文王周公有

君民之大徳有事君之小心常能畏懼是不回也又引大雅大明美文王周公之詩證上求福不回也

馬氏曰此經言下事上之義雖有庇民之大徳以其有君人之道不敢有君民之心以其處事人之任而其理固當如此自非仁厚不足以及此自君子恭儉以求役仁至求以事君此命之在我也命之在我故君子求之至於不獲乎上命之在外者也命之在外故君子聽之而已得之亦由道不得亦由道故曰以

聽天命

講義曰聖人之應世有能為天下之德而無欲為天下之心有能為天下之德此其在人者不敢不勉無欲為天下之心此其在天者不敢不聽德有以庇民則愛人而思以被其澤兼愛之道也心不敢以君民則愛已而思以全其身自愛之道也非仁之厚者其孰能與於此恭則不侮仁於愛身儉則不奪仁於愛物二者之於仁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仁故曰

以求役仁信則不疑於禮可以學讓則不爭於禮為之端二者之於禮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禮故曰以求役禮

延平周氏曰恭儉者依於仁者也信讓者履於禮者也方其以恭儉而依於仁則未能役仁乃求役於仁者也方其以信讓而履於禮則未能役禮乃求役於禮者也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而君子果以求之為可必耶君子之於外物也未嘗以其有命而廢吾之

所謂道者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故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之類但行之於已施之於人則雖曰不求於事君而乃所以求事君者也故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嚴陵方氏曰仁不止於恭儉恭儉可以為仁之用而已禮不止於信讓信讓可以為禮之用而已故每以役言之也求役者求為仁禮之義也事雖可尚但為人所尚而已未嘗自尚之也身雖可尊但為人所尊

而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則非貪夫位也寡於欲則非慕夫祿也謙於賢則非爭其名也卑已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君子之能此者豈他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古之人有行之者舜禹文王周公而已蓋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也前曰氐民者止足以覆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

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

山陰陸氏曰役講如行役之役儉於位而寡於欲蓋

羊所謂在位皆節儉正直者也孔子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失是矣

石林葉氏曰仁過乎恭用過乎儉非以求仁求所以役仁者也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事而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為之本讓為之末不足以盡禮求所以役

禮者也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已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仁以自愛禮以自敬而事君有義而已矣故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古之聖人未有不由此而得譽於天下而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蓋為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唯舜禹為有命為臣而有君民之大德天子不薦之於天唯文王周公為有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求福不回義也厥德不回以受方

國命也若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

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也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也自甲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也

孔氏曰此又廣明君子名行相副甲已尊人之義謚謂謚號列生時之行迹作謚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傳於後世也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

其所為之事不自加尚其所為之功名所以求處情實不欲虚為矯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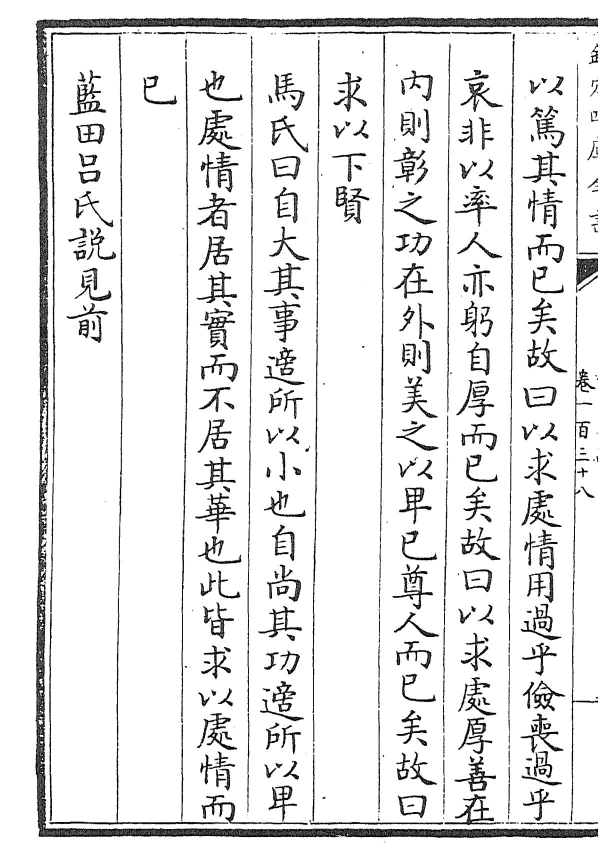
横渠張氏曰節以壹惠惠字必是古德字

嚴陵方氏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檀弓言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而曰請所以易其名者蓋謂是矣謚以誄行而為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為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此皆

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民不浮於行矣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自大自尚者近於偽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人之過也多過於薄又況過而不改者乎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蔽人之善害人之功是妬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卑之道也楊子曰自下者人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山陰陸氏曰有惠而無節以壹之則臣得以惠其上子得以惠其親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如貞惠文子謚至於三亦非所謂節以壹惠者也故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石林葉氏曰謚者行之迹迹其行以分善惡則小大曲直無不盡故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蓋上之惠賜既已均一而節則善惡可以謚見名亦不浮於行者也君子臨事而懼則無自大成功不居則無自尚所



以篤其情而已矣故曰以求處情用過乎儉喪過乎哀非以率人亦躬自厚而已矣故曰以求處厚善在内則彰之功在外則美之以卑已尊人而已矣故曰求以下賢

馬氏曰自大其事適所以小也自尚其功適所以卑也處情者居其實而不居其華也此皆求以處情而已

藍田呂氏說見前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鄭氏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自謂便人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孔氏曰以上言君子恥名浮於行故此明后稷以證之自謂便於稼穡之人欲實行過於虛名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馬氏曰名浮於行君子所恥此皆求以處情而已

講義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時百穀見於舜典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見於益稷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見於吕刑風化之所由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荏菽旆旆禾役穟穟見於生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見於思文則后稷教民稼穡有充滿四海之德使天下不復有告飢之患則其為功所謂天下之烈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八

謹案卷一百三十七第五頁前八行修此身者刋

本身訛三今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帥執事而卜日刋本卜訛十今

改

第十九頁後六行所謂以德報德民知所勸矣刋

本脱民字今增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刋

本是訛視今改

第三十二頁後七行先至而后義刋本義訛我今改

第三十七頁後二行根於内則始於愛人刋本愛訛外今改

第三十七頁後八行則推其所愛以及人刋本人訛仁今改

卷一百三十八第八頁前四行心誠鄉仁刋本仁訛人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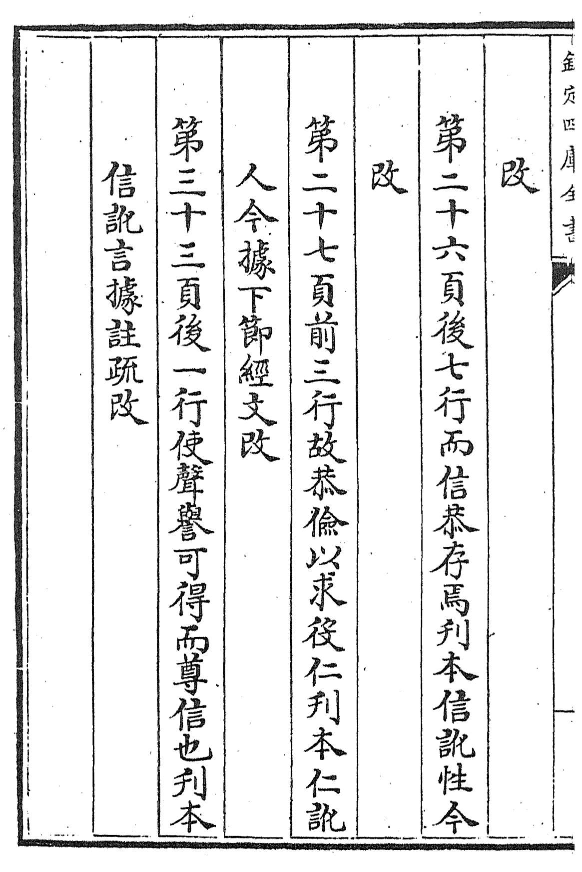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二行孔子謂昭公知禮刊本昭訛哀今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非所以同乎人刊本人訛仁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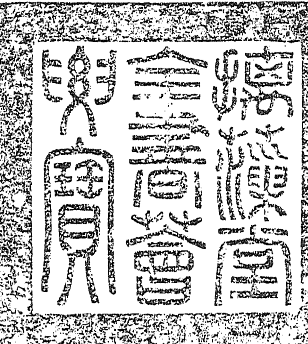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鬱人所掌是也鬱訛鬯據周禮改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朝以圖事刊本以訛夕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六行雖身兼數善刊本雖訛難今



改
第二十六頁後七行而信恭存焉刋本信訛性今
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故恭儉以求役仁刋本仁訛
人今據下節經文改
第三十三頁後一行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刋本
信訛言據註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九　宋　衛湜　撰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巳如父母

孔氏曰自此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

異幷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引詩大雅泂酌戒成王之詩凱樂也弟易也言有仁行可為民父母也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强教謂使人自强不息弟謂以遜弟化民民皆說豫而安之也樂失於荒禮失於疏明君為樂而毋荒有禮而相親威嚴矜莊而民安孝順慈愛而民敬故使民尊之如父親之如母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因歷言四代之道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先儒訓凱為樂弟為易此云凱以强教之弟以說
安之宜若有異然求他經之言凱者詩有凱風周官
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左氏春秋傳言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參求義訓可以為和樂和樂
之中又有强盛之狀凱風南風鼓動長養之風也凱
樂戰勝之樂也八愷謂之才子則性和而有才者也
皆有盛强之意故愷亦可以訓强矣弟有兄弟之弟
有孝悌之弟皆順也順則易有說下之道故訓為悅

也强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
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
强教也親則說矣威莊强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
敬則有教矣强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
焉天下之民莫不尊親此之謂至德可以為民之父
母
馬氏曰所謂仁者其難乎信仁之難其成也嚴有以

致其尊愛有以致其親然後為功之成也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此言仁之成也凱以强教之所以致其尊而率之於外也弟以説安之所以致其親而和之於内也有以致其尊故樂而無荒孝慈而敬有以致其親故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尊有以致其親親有以致其尊其尊可以比於父其親可以比於母故曰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講義曰君子之所謂仁者非若衆人之所謂仁以姑

息為事而同乎流俗蓋君子之仁寛而有制從容以和而不倚於一偏一曲所以為難也教者所以成民性惟凱以强教則民不敢怠於善安者所以得民心唯弟以説安則民自能忘其勞樂而毋荒則和而不流有禮而親則中而不離威莊而濟之以安則無矯飾之為孝慈而濟之以敬則無慢易之心矣凡此皆具凱弟之道既有以為之節而不至於過又有以為之文而不至於不及此君子之所謂仁而為之難也

嚴陵方氏曰强者强之使有所至敎者敎之使有所能説者使其心之無憂安者使其身之無危父之道在乎强敎之母之道在乎説安之閒居言爲民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亦引此詩以爲證

石林葉氏曰凱弟者人之術也凱言其樂弟言其順樂以强而敎之父道也順以説而安之母道也父道雖以敬爲主然樂而無荒則亦有禮而親之也母道雖以愛爲主然威莊而安則亦孝慈而敬之也有禮

而親故其尊之如父孝慈而敬故其親之猶母敬愛者人道而已矣故始曰仁而終名之曰至德孝經言孝弟而終以至德順民亦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威莊難安孝慈易溺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鄭氏曰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敎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孔氏曰下謂下賤之父立於義故於子分别母主恩愛而已

長樂劉氏曰父之於其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母之於其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父母非不愛其子之賢也而不能使之必賢惟聖人皇建其極者

為能一天下於中和惟時厥庶民罔敢過於中也罔敢弗及於中也經曰舜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故民視事君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乃可為民父母以言乎父母雖克生其身而罔克成其徳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至仁至徳之君其能與於此乎然則父也母也水也火也土也天也命也鬼也皆斯民所頼以生其身者也或尊而不親或親而不尊未有能兼而得之者也兼而得之者以皇極說安其

民而為天下王者也中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是之謂也

藍田吕氏曰尊親之義自父母而推之父與母也火與水也天與地也鬼與人也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當其强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當其說安也則有收而無絶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親尊之異也水者民狎而翫之火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載我者也然近人人可

得而載天者覆我者也然遠人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也近人而可行也鬼之道存諸理也遠人而不可形也此人與鬼尊親之異也

嚴陵方氏曰親賢而下無能者制以義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存乎仁也母存乎仁故親而不尊父制乎義故尊而不親夫尊親之道雖本於父母然觸類而推之至於天地覆載之間古今往來之理莫不

交通乎其中焉故不親者輔之以尊然後和不尊者輔之以親然後中此所以水之與火土之與天命之與鬼常相資而後成夏之命殷之神周之禮常相救而後治也命出而接物故親而不尊鬼歸而反本故尊而不親土即地也不曰地而曰土者以其親故以體言之也

馬氏曰父主於敬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水懦則狎而翫之故親而不尊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故

尊而不親土則近於人而有利可愛故親而不尊天則遠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則令人於明而近於人者也故親而不尊鬼則相人於幽而遠於人者也故尊而不親兼尊與親者君也故可以為民父母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

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
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
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鄭氏曰夏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内朝廷也敝謂政
教衰失之時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諼也殷人先鬼
後禮謂内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
接相施予也以本忕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
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周賞罰用爵列

以尊卑為差

孔氏曰此明夏殷周尊親之事夏尊命謂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樂事勸功也夏尚仁恩民承寛裕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惷愚謂情不澆詭喬野質朴不競文華如淳朴時也殷代尚虚無故其敝不安靜鄭註忕串也習也周人尚禮往來施惠之事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慚愧共相賊害而困敝以其禮失於煩致然也

橫渠張氏曰三代質文相救是有此理夏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敎如此是忠也言忠實之敝必野如今草茅之人忠實則至矣然而必野故須濟之以敬敬之敝必矯虔不實至於鬼鬼者矯虔之義於人相接旣如是則又必至於尚鬼神故須濟之以文以文則使之每每有此實也如此相救故繼周雖百世可知孔子於三代則固有去取

長樂劉氏曰夏殷周之所由興也皆有實德以仁其民民視其君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可謂兼而得之者矣及其末世不能無敝者化之之道非有敝也民化其道不持之以禮樂政刑斯其所以敝歟雖然亦因其民之性有中焉者有過不及者為其敝之淺深焉爾仲尼備陳三代始末以示後世俾夫有天下者知所以始而興之者敝而救之者則皇極之道不失其繼焉此仲尼所以一言而仁冒乎萬世者乎

藍田呂氏曰夏周尚親而不尊故遠神而近人殷人尚尊而不親故先鬼而後禮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命也禮也祿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者也所遠所後者其不尚者也夏道尊命先祿先賞近人而忠尚親者也事鬼敬神而遠之後威後罰不尚尊者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先罰尚尊者也後禮後賞不尚親者也周人尊禮尚施賞罰用爵列近人而忠尚親者也事鬼敬神而

遠之不尚尊親者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欺故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遠鬼神而近人者謂外宗廟而内朝廷修烝嘗而略盟詛也先鬼而後禮者謂外朝廷而内宗廟先盟詛而後祭享也賞罰用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雖主於文亦人情之近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道以救之其末也不能無敝如清之末至於隘

和之未至於不恭也忠之政使民近人而已不求其所不能知勸於為善而已不責其所不能為及其末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顓蒙不困於刑罰故不為詐諼其民則惷而愚其風則喬而野其事則朴而不文也喬高大也如厥木惟喬之喬妄自高大而無文乃惷愚之風也不必音為驕也忠之敝至於愚而野故殷人尊神而救之民知敬於鬼神則莫非誠也誠則質美尊神者使知敬於幽先罰者使知敬於明而

已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可知之域則茫然不知其所安畏威於無所措手足之地則不知禮義之所貴故其民蕩而不静其俗勝而無恥也質之敝尚鬼而遠人至於勝而無恥故周人尊禮以救之禮人文也人文之著則上下有等親疏有辨及其末也溺於文而不求其實拘於末而不返其本故其事則利而巧近人故苟利尚文故巧文其俗則文而不慚文勝質而不知義也其民則賊而敝不反其本故賊於其

末不求其實故敝於虛文也此三代之本末可知矣
嚴陵方氏曰禹誓師而使聽則其尊命可知殷紀年
而曰祀則其尊神可知周服色皆尚赤則其尊禮可
知命與禮皆所以近人率民以事神則非所謂近人
矣先祿而後威者祿以養之猶或不善於是威之而
使畏也先賞而後罰賞以勸之猶或不從於是罰之
而使改也先鬼而後禮者鬼則敬之在幽者禮則敬
之在明者幽以感之於内然後明以示之於外也先

罰而後賞者罰以懲惡賞以勸善惡既懲而改然後善者可勸而進也賞以爵列則善者雖可賞而不僭於貴罰以爵列則貴者雖可罰而不同於賤夏殷皆有賞罰獨周用爵列者以其尊禮而尚文故也賞有用祿者而賞不止於祿威有用罰者而威不止於罰然則祿者賞之實賞者祿之名威者罰之體罰者威之用互相備也夫天下之禮始乎有成終乎有敝三代之政各有所尊方其所尊則是各有所成也始既

各有所尊而終不免各有所敝矣故皆言民之敝焉然則民之敝也豈民之罪哉政使之然故也豈政之罪哉勢使之然耳故三代相承各有救敝之政焉使之通變而不倦新新而不窮也喬則亢野則簡内唯祿賞之為懐外無威罰之可避故朴而不文溺於鬼神之説故蕩惑而不能自静以畏於威罰之嚴則僅勝而不知所恥利而巧者利其所得而巧有所求也文而不慙者唯事虚文之飾且無過實之慙也賊而

敝者以賞罰必有爵列故賤者或有賊仁之心貴者或有敝賢之行雖然近人而忠夏與周之所同也而夏之敝則民喬而野周之敝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周之近人則本乎尊禮命之所制者簡故近人之敝喬而野禮之所飾者煩故近人之敝文而不慙其原既異其流亦不同

馬氏曰夏道尊命至於親而不尊殷人尊神至於尊而不親周人尊禮至於親而不尊何也蓋命者令之

於明而近人者也聖人尊之者所以敬授民時示其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之事也神者相之於幽而遠人者也聖人尊之者所以致民報本反始之意也治人莫急於禮而人之所賴以生聖人尊之者所以辨上下定民之志也至於賞罰則賞所以勸有功罰所以懲有罪而賞罰不可以偏尚也古之人道德已明仁義已著然後賞罰可行則賞罰者非致治之先也然而夏道則先賞而後罰殷人則先罰而後賞周人則

賞罰用爵列其所尚之不同者非不同也皆所以舉其偏補其敝而已夏承虞之後其世質其民淳故尊命命者近於人則近於人者皆以致其親也故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祿與威並則先祿而後威賞與罰並則先賞而後罰其近於人則以所親者為隆故曰親而不尊言其親有甚於尊也殷承夏之後其民野故尊神神者遠於人則凡遠於人者皆有以致其尊也故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所以致其畏

於幽也先罰而後賞所以致其畏於明也故尊而不親言其所尊有甚於親也周承殷之後其民鬼故尊禮尚施尊禮所以尚施者樂其發於外也故亦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所以致其親也其賞罰用爵列者以尊卑為差也以意推之方其用賞同爵也則以爵之尊者為先方其用罰同爵也則以爵之卑者為先凡此所以優賢

講義曰三代得天下以仁則夏殷周之建國其本於

仁則無不同三王之道若循環則夏殷周之制治其
出於道則無所異道非有異也救世之道不得不然
夫子備陳三代始末以示後世俾有天下者知所以
始而興之知所以敝而救之皆不外乎仁而已夏后
氏承唐虞之道治唐虞之民政教明備風化純龎故
尊其命令使知風教所自出為廟饗以事鬼使知世
繫所自生為郊社以敬神使知本始所自報又推鬼
神而遠之戒慢瀆焉至於治人則引而近之加忠厚

焉是以祿在所先威在所後賞在所先罰在所後皆致忠厚之道故民視其上親而不尊及其末流之失不及乎忠者惷塞而愚其過乎中者喬亢而鄙野近乎中者質朴而不文殷人繼夏懲其民之敝而救之於是尊天地之神祇而率民敬以事之使知所畏懼而得以警其惷愚朴野矣鬼者神道所為禮者人道所尚先宗廟之饗而後人道之禮則以神道威之先肅其心而後加節文也賞以春夏所以行吾仁刑以

秋冬所以行吾義先秋冬之義而後春夏之仁則以刑罰威之先齊其心而後加旌勸也故其視上也尊而不親及其末世禮不足以定志其民一意以慼於神故其敝至於放蕩以僥倖而不静賞不足以勸善其民一意以逃其罰故其敝至於苟勝以求免而無恥此風俗之大敝也周人救殷民之敝故所尊者禮所尚者施尊禮尚施皆人道往來施報之常其於鬼也事之敬之而不敢慢然能推而逺之使兩不相傷

馬於人則近而致其忠愛賞罰以用爵列以黜陟爲懲勸故其民視其上也親而不尊迨及末世忠不足以崇本厚生而其民至於奇巧而趨利禮不足以欺欣交通而其民至於賊仁而自蒙蔽此周之敝也夫子陳三代盛衰繫道之興喪如此其著後世有爲民父母之道者迹其敝而救之不爲無所祖述憲章矣廬陵胡氏曰宗廟朝廷無非禮也先儒指禮爲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朝廷乎夏尊命殷尊神周尊禮三

王所尊不同者時也非異道也緯說乃云夏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循環然周則復始此大謬也案夏周皆近人而忠則顯三代皆尚忠也夏周皆事鬼敬神殷亦立教以敬三代皆尚敬也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又曰殷周之文至矣三代皆以文也然則雖各有敝而其道未嘗不同也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

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鄭氏曰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褻為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寛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

孔氏曰上明三代尊親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瀆謂褻瀆辭謂言辭未厭其親言民無困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周言強民以遭紂衰亂俗

禎凶強人以禮義未瀆神謂祭祀有時未褻瀆也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矣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周言未瀆神則周衰瀆神矣

藍田吕氏曰夏道尚忠忠者以行而不以言故曰未瀆辭忠之俗衰行雖脩猶不足以使人信故殷人始瀆辭矣瀆者如再三告之謂如盤庚三篇是也然殷人尚質雖辭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文治之故曰未瀆禮質之俗衰辭雖瀆亦未足以取信於民故周人

始瀆於禮矣分致其辨文致其詳欲驅而之善而責人也嚴大要教人以敬而已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不祈則強民未瀆神可知矣至周之末則信詛盟事祈禱其瀆神可知矣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令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貢賦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厭其親夏道所以未瀆辭者此也責人之信已必從而後已此殷人所以求備於民也周人強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罰故爵賞刑罰窮矣

嚴陵方氏曰前言殷人尊神矣至此乃言周人未瀆神何也蓋尊與瀆異而瀆神者由瀆禮之所致而已前言尊神而繼之以先鬼後禮則非瀆之所致可知矣此其所以異歟不求備者言其簡易不大望者言其寛恕未厭其親者民親之而不厭也其曰未厭則降此而求備大望於民有厭之者矣

馬氏曰夏之時其民淳故君民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故無所求備不大望於民則民樂推之而不

厭故曰未厭其親雖然不求備於民而有求之意不大望於民而有望之意所謂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此有求望之意殷人尊神於禮猶略故未瀆禮而求備於民者蓋有以正於已必有以正於人周人尊禮而禮者先王所以強世故曰周人強民雖尊禮而於事神之禮猶略故未瀆神方周之時比有長閭有胥鄉有大夫其政致詳其法致嚴而善惡無所逃於其間故爵賞刑罰極於此矣

山陰陸氏曰夏道未瀆辭自盤庚視脩征可謂瀆矣未厭其親者慈孝未衰也殷人未瀆禮若周官蜮氏之屬可謂瀆矣周人強民未瀆神若春秋會盟可謂瀆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鄭氏曰勝猶任也殷周極文民無耻而巧利後世之

政難復也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

孔氏曰此總明四代質文之異虞夏政寛殷周文煩敝敗也至謂至極也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其質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

藍田吕氏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也略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虞夏質之至者也故文不勝其

質殷周文之至者也故質不勝其文至者無以加也後世王者欲尚質者無以加虞夏之質欲尚文者無以加殷周之文也三代所尚非苟為異亦各因時救敝而已繼周者未有以救之楊墨韓莊所以肆行於戰國也

嚴陵方氏曰寡怨於民則知殷周之民其怨為多也曰不勝其敝則知虞夏之治僅能勝其敝而已且虞夏不曰無怨止曰寡怨何也蓋民之不能無怨也久

矣祁寒暑雨天之所為也猶且怨之至矣者言其文質不可以復加也加乎虞夏之質則為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為後世之虛華此其所以為至歟然虞夏非無文也特其文不勝質爾殷周非無質也特其質不勝文爾殷尚質而此以其文為至者蓋殷之文則存乎時殷之質則存乎人為其時之文故人尚質以救之而已若夫其道則瀆辭是其時之為文也其色則尚白是其人之為質也

山陰陸氏曰寡怨於民所謂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之效也鄭氏政寛貢稅輕也夫所謂不求備不大望豈特政寛貢稅輕而已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列莊之言蠭起乘此間也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敎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寛而

有辨甫刑曰德威唯威德明唯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别也猶寛而栗也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孔氏曰此經特明虞帝之美已矣言後世之君雖有作者比之虞帝不可齊及之也生無私言序爵必以

德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愛民之志悽愴惻怛有忠恕利益之教君子謂虞朝之臣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所引甫刑今尚書以明堯德記者引以結舜德也

河南程氏曰或問後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地肇開而種之其資育於物者如何其茂也久則漸薄矣虞舜當風氣未開之時又其德如此之盛宜乎後世莫能及也　又曰如鳳凰來儀百獸

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三代之治其久必敝唯虞帝為不可及蓋用於民而主於德涵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若舜則事堯者也所以治民之道可得而言故後之言治者所以稱舜而不及堯也然則舜之治及堯之治堯不自治而已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財不必藏於已力不必為已公之至也故不厚其子而人無間言天下莫能爭俗薄道衰禹湯文武不得盡其願欲此孔子所以深嘆以虞帝為不可及者也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不免流於一偏故其終不能無敝若虞帝則子民如父母有母之親故有憯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所謂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不知其他而已

所謂忠利之教者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如窮而變變而通作為衣裳舟楫臼杵弧矢宮室棺槨書契所以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民以義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安而敬威而愛愛則能安敬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威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者也節於物義也周於物仁也尊而有敬義也親而有愛仁也此君子所以尊仁畏義也

所謂君子貴者也賢者也有道之世唯賢者得在高位所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謂之君子也富而有禮故聦費恐用之不以道惠而能散故輕實蓋不必藏於已也實之為言財貨之謂也費則費用其財而已愛之至則必忠忠至於犯則不敬敬之至則有義以一義斷或入於不順則不愛敬主於别别則文文煩則不静愛主於恩恩則寛寛而踰則無辨故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静寛而有辨皆尊仁畏義親

而尊之之道也行此道而天下敬之則德威也行此道而天下愛之則德明也故尊親之道一主於德並行而不廢則天下莫不尊親矣故甫刑曰德威唯畏德明唯明非虞舜之盛德孰能至於此乎

馬氏曰虞帝弗可及言其於時後世繼之者為難能也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未若虞常親而尊者亦時而已寛裕以有容則善惡無乎不容也而容之中有辨焉故曰寛而有辨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是舜之所以生無私死不厚其子者順天而已矣自其有憯怛之愛而至於惠而能散者特舜之粗迹耳果舜之極致則惠而能散不足以言自其君子尊仁畏義而至於寬而有辨者特舜之德廣耳果舜之道化則豈止於君子者哉嚴陵方氏曰帝則公天下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死不厚其子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愛之則

親教之則尊故曰親而尊親而有所尊故安而敬尊而有所親故威而愛敬故富而有禮愛故惠而能散由是君子化之而尊仁畏義以至於寛而有辨也富而有禮則無驕奢之患惠而能散則無偏黨之私仁者天下之表故在所尊義者天下之制故在所畏恥費則奉巳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忠所以抗節常失於犯上義所以立我常失於忤物文則常失於妄動寛則常失於大雜兼父之尊母之親故能並行而無

偏皦也非有威明之德其能若是乎故引書之言以證之然自尊仁畏義而下止稱君子則以在位者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有憯怛之愛仁也有忠利之教義也其教之也非以罔之將以忠之也非以害之將以利之也親失之不尊安失之不敬威失之不愛故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富失之驕惠失之不吝若子産乘輿濟人於溱洧是也恥費則重實忠則犯仁而順

質而靜臨而有辯亦常物之大情也凡此一節舜之威德也以書結之以此以威易畏重言舜也

金華應氏曰自庇民大德而下凡四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為仁之厚而后稷庶幾其近之自豈弟君子而下凡三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為德之至而夏商周亦未免有偏也蓋仁道之大如此君子可以其難而不自勉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終其身焉可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鄭氏曰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死於其言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也於事不信曰誣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大祿小祿

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易大畜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

孔氏曰自此至辭欲巧廣明君子事君之道及君子之行須内外相副成其信者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罔也小言受大祿則臣濫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

横渠張氏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利非歸已之利大言

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

藍田呂氏曰此言事君之道其始見也必知君之所以見任之意如伊尹事湯知湯以伐夏救民為已任此先資於湯之言也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此拜自獻其身於湯之事也如傅說之事高宗高宗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此先資於高宗之言也說復於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又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此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者所謂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所謂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者也君是以責臣之任臣是以死君之命自任以重則受祿不誣有死無二則受罪益寡矣昔晉荀息受責於

晉獻公以立奚齊卓子告於獻公曰使死者復生生者無愧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可謂死於其言矣荀息之事雖於義未之盡然臣之死命必如荀息而後可以言信矣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則所言者大也小言則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祿賞也人臣之事君大言小言各效其忠而已如言之入而遂望

其祿賞則懷二心以事上主於為利而已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此君之所以報臣者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以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非其義而已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之象辭也君之所以大畜者將以祿天下之賢賢有小大則祿有多寡一有不稱則好惡之私繫焉人君而存好惡之私則猶家食而已非

所以爲天下公也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學之未能自信必未能取信則事君能成其信者未之有也事君者既資其君之言而獻其巳之身則君有以責成於下而下有以死於言唯其有以責成於下則下非尸祿者也故曰其受祿不誣唯其有以死於言則下非有罪者也故曰其受罪益寡大利於民則受大祿而不以爲有餘小利於民則受小

祿而不以為不足

嚴陵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為之資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君無為也故有責於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矣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有言者則必行其事有祿者則必居其利小言而受大祿則

所行之事小不足以稱其位之大大言而受小祿則所居之位小不足以行其事之大事不足以稱其位而受祿者是尸利而已非所謂重義也位不足以行其事而受祿者是枉已而已非所謂伸道也

長樂劉氏曰資取也謂君先取其言以為可用也然後有仕而臣之之心乃拜而尊之以為君而自獻其身所以致臣節示死於國事故曰以成其信也

講義曰舜典於羣后四朝之後則曰敷奏以言益稷

於惟帝時舉之後則曰敷納以言言之不可已也如此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者君先取臣言以為可用然後有臣之之心乃拜而尊之如賢能之書王再拜受之賢能之書特名籍爾猶且拜之況資其言之善者乎書曰禹拜昌言曰俞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是矣如是而後使之自進其身以為之臣則其言之信可以成矣然進言非難也能使其言必入而聽焉斯為難矣興利非難也能使其利可望而行焉斯為難

矣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恥其祿浮於言而尸利也不以大言受小祿懼其言浮於祿而屈道也然則近之於身欲其言與祿相稱遠之於民欲其言與利並行事君之道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

山陰陸氏曰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若荀息者似之矣故曰君子不食其言矣雖死人之事不能救其君之死於其受祿則不誣語其無罪則未也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各隨其言望利澤以及

民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亦隨其利之及民小大受祿

馬氏曰君子進思盡忠而盡忠之言不可以不前定故曰事君先資其言資之猶言謀也能前定其言然後自獻其身進而為君言也臨言而擇未必見信而言之前定則有以成其信少儀所謂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也大言入則望其大有利於其國小言入則望其小有利於其國望猶言庶幾也孟子所謂予日

望之之意也

金華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君子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摹先形於言以為藉手而委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身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故受命而無所愧也歆歆翻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桓公問答而為書昭王命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之於先而行之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

荅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靖治也爾汝也式

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
倫友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尸利尸謂不知人事
無辭讓也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宰冢宰
也冢宰主治百官陳謂言其過於外也瑕之言胡也
謂猶告也

孔氏曰所引小雅小明刺幽王之詩大夫悔仕亂世
戒其未仕者記者斷章取義證明非善人不與之友
也遠而諫謂與君疏遠強欲諫爭則是諂佞之人望

欲自達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近臣不諫如尸之受利也邇臣謂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贊於君以調和其事大臣謂二伯州牧此大臣亦兼冡宰但冡宰居中故言正百官耳所引詩小雅隰桑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之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遠也謂勤也言君子遠離此不勤乎藏善也言善此君子也此詩本文今記人引瑕不謂矣言何不以事告陳於君也

藍田呂氏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已以事君者也傳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者進乎高明如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下達者趨乎汚下如孟子言謂吾君不能謂之賊者也又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自者所由以爲主者也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者非其人而

自為之也三者皆枉己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者也人臣敬治其職所與正直則神將福之況於君乎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古之天子有争臣七人諸侯五人是有言責者也有言責者不可不諫不得其言則去無言責者則可以諫可以無諫不得其言不必去矣至於遠臣既無言責又遠於君有官守之責而諫非其責也所謂遠者遠臣也非其職而諫之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諂也所謂近者

有言責之臣也有言責而不諫則曠厥官懷禄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也尸主也猶祭祀之尸有所主而無所事書云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其義同此雖然古者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於市百工獻藝皆若遠而諫者蓋上之人所求於下者如此則下可以共職而有言不可謂之躐矣頴封人之諫鄭莊公杜蕢之諫晉平公亦遠而諫者然若二子者君子與之蓋有封人杜蕢之心

雖諫而可無封人杜蕢之心則謅也邇臣守和宰正
百官大臣處四方邇臣近臣也如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之類宰即冢宰大臣六卿也近臣者在
君左右不任其政與天子燕遊者也主於朝夕納誨
調和君子和而不同若作和羹濟之以鹽梅五味則
得其和而可食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故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可否相濟則君德和
故曰邇臣守和宰之為言殺也因以名言饔官焉饔

官主割烹者也既殺而烹之解剥制割皆出其手宰制政事者亦然故主家政者為家宰主國政者為國宰所以宰制百事總正官屬故曰宰正百官六卿分掌國政任天下之事與國同其憂者也廵守朝聘所以交結維持使四方無虞當任其責也莫非臣也莫非事也三者之官其責為重故歷言之事君欲諫不欲陳者書所謂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之事君所

以告其君則有犯而無隱所以告於人則隱惡而揚善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諫弗許築者謳之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則其愛君之心可知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小雅隰桑詩刺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之辭也此則斷章取義以心愛矣為愛君之心有以告之矣愛之之誠藏於心而不忘此、

所以欲諫而不欲陳也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吾聞之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非有是心能之乎

馬氏曰事君不下達者不以淺者近者達於君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此不下達之意言之必可行而不以辭為尚故不尚辭所與者不可以非其人正直是與可也故引詩以結之言邇則對遠言大則對小冢宰可以兼邇臣而邇臣蓋不止於

冢宰凡位近於君者皆謂之邇臣也言冢宰則可以兼大臣而大臣亦不止於冢宰凡處於百辟之上者皆謂之大臣也

横渠張氏曰邇臣守和和平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嚴陵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非忠秖以為謟爾近而不諫似慎而非慎秖以為利爾邇臣過於和則流而為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為異守則適中而無過不及

之患謂之過臣則以守和為事謂之宰則以正百官為事謂之大臣則以處四方為事孟子謂陳善閉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事君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

石林葉氏曰遠於君則見之略諫則為侒近於君則見之詳諫則不為素餐素餐則尸利也過臣則三公四輔也坐而與王論道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冡宰

天官也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則牧伯也

諸侯蕃衛所自出故慮四方

金華應氏曰鹽梅麴蘖弼諧於上塤篪金石協恭於下邇臣之和也表端而影正綱正而目舉宰之正也事幾眇綿聽如在目民瘼幽隱慘如切膚大臣之慮也宰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九

謹案第九頁後二行民視其君刋本其訛事今改

第九頁後七行敝而救之者刋本救訛教據義疏改

第十頁後四行先盟詛而後祭享也刋本後訛復今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如厥木惟喬之喬刋本惟訛為據書經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其近於人刋本近訛後人訛仁

令改

第十五頁後六行爲廟饗以事鬼刋本饗訛嚮今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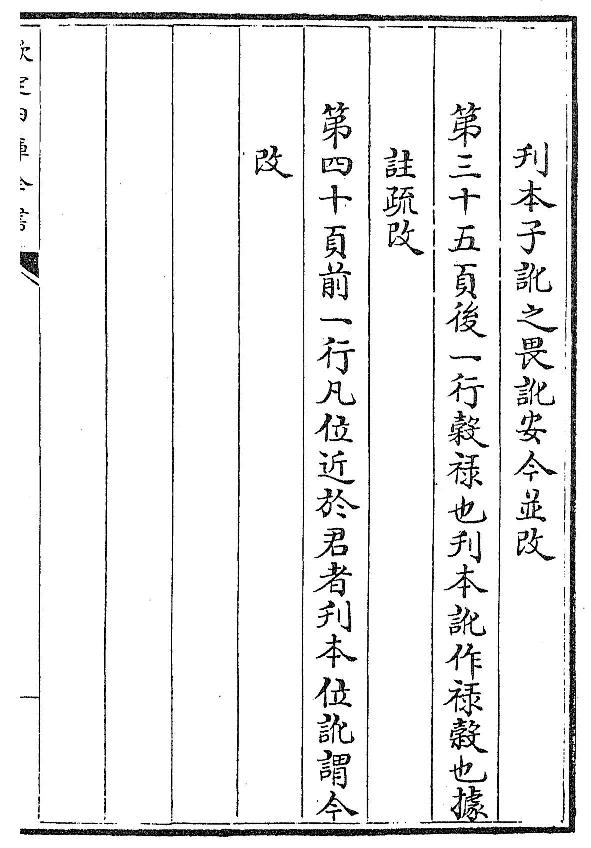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七行節於物義也刋本義訛美今

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則豈止於君子者哉刋本豈

訛其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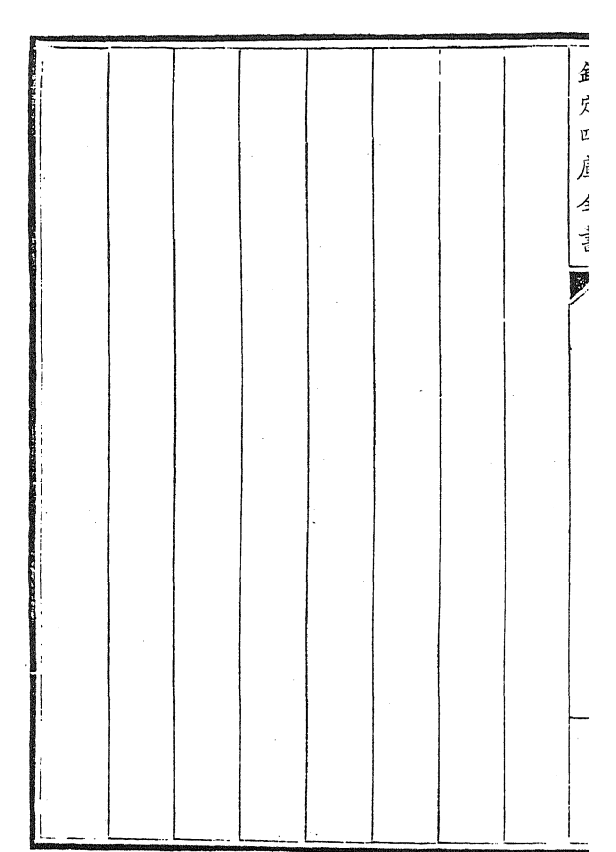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由是君子化之而尊仁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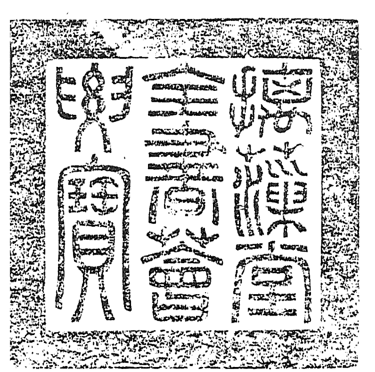


刋本子訛之畏訛安今並改

第三十五頁後一行穀祿也刋本訛作祿穀也據註疏改

第四十頁前一行凡位近於君者刋本位訛謂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楊邦彥